

陆贽与唐代骈文革新

于景祥

唐代几百年时间里,文学上改革魏晋以来文体文风的运动逐渐深入。在这个革新运动中,传统的骈文是改革的主要对象,当时,这个改革是从两个方面并进的:一是后先相继的古文家们用古文代替骈文的比较彻底的革命;一是骈文家们在当时文学革新大气候的影响下自觉地对骈体文本身进行的改良。从“四杰”至“燕许”,骈体文从风格上看演进之迹甚明,特别是到了陆贽,骈体文的改革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在自己的仕官生涯中,用骈体写了大量诏制奏议,这些文章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不仅文风大大改变,文体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骈文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一、陆贽改革骈体文的方式和成就

陆贽改革骈体文继承的是“燕许”融散入骈的方法,但其程度是大不相同的。“燕许”骈文与唐初骈文相比,变化主要是在文章风格上斫雕为朴,由浮华轻艳变为昌明博大,在文章句法上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辞。但在文体上还没有大的变动。所以传统骈文的根本还没有动摇,而到了陆贽,则是涉及到骈体文根本的改造了。

(一) 形式上的改革

陆贽的文章,以诏制奏议为主,其改革骈体文的成就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从形式上看,有以下几点:

1. 散句双行,运单成复

这是陆贽从形式上改革骈体文的方式之一。陆贽以前传统的骈体文,言必偶对,词不单设,平仄要求很严,以骈四俪六为其主要形式。诏制奏议一类文章也是如此。其弊病是呆板滞涩,不便达意,陆贽在写诏制奏议之时,为达意之便力革此弊,其方式之一就是散句双行,运单成复。此法完全是以散体为根本,双行只是外在的一种形式,因为双行的句子除了字数相等以外,用词大都不讲究平仄偶对,更不求声韵和谐,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如此:

“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器用取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珍异纤丽,一无上供,……。”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上面这段文字虽多用双行,但上下两句大都不对,更不讲究声韵,只是字数大体相等罢了。就是把陆贽的整篇文章拿来考察,真正平仄相对的骈词俪句也不多见。因此王闿运在《王志》一文中评价陆贽骈文时说这种方式是“运单成复”,的确合乎实际。这是

传统骈文中所没有的现象。

2. 杂用单句，承转文气

为了使文章流利畅达，有时在文气承转处陆贽索性纯用奇句单行文字，破除了传统骈文接处双行，转处双行，又死求对偶，使文章呆板滞涩的积弊，文理自然，语气通畅，如行云流水。下面这段文字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臣谓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帝王之盛，莫盛于尧，虽四凶在朝，而金议靡辍，故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知人有邪直贤愚，在处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良者少而阙于询谋献纳之道也。”《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言事状》

上面这段文字中“虽四凶在朝，而金议靡辍”纯用单行转折。后面“是知人有邪直贤愚”等几句也是用单行来承接上文。陆贽的这种改革方式，使文章语气流畅，句法灵活，便于析事论理。陆贽骈文之所以反复曲畅，灵活自如，层层析理而不显板滞，主要得力于这种手法。

3. 力求晓畅，少用典故

大量使用典故是骈体文的特点之一。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说：“自来为骈文者，非博之难，而雄为难，然不雄而博，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因此，很多骈文家常常因为其作品隶事晦涩，气势沮弱而受后人诟病。陆贽为文，为了明白易晓、文理通畅，很少使用典故，《论裴延龄奸蠹书》可见一斑：

“以陛下英明鉴照，物无循情，固非延龄所能蔽亏而莫之辨也。或者，圣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谓之孤贞，可托腹心，以其好进谗谀而谓之竭诚，可寄耳目。以其纵暴无谓而谓之强直，可肃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谓之智能，可富财用，将欲排众议而收其独行，假殊宠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诚有意乎在兹，臣窃以为过矣。”

这篇文章整篇都是这样平乎说来，近于口语，“开卷了然”，毫无堆垛晦涩之感，人读之到口即消。有时既使用典，陆贽也决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尽量避免生僻，以浅显出之。如《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中的一段：

“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虞，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卫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谋，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

这段文章中使用了典故，但都是常见的，作者在文中又有较详尽的说明，作到了深入浅出，所以一点也没有生僻之感，更没有影响文理的通畅。

4. 骈句加长，篇幅扩大

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说：“宋人章奏多法陆宣公奏议。宣公议论绵绵，自出机杼，易短为长，改华从实，质文互用，工为驰骤”。这里说的“易短为长”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是骈文句子的加长，一是文章篇幅的加长。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有效地提高了骈文的表现力。

第一，骈句的加长。

陆贽以前的传统骈文，以四字六字为正宗，到陆贽之手，这种框框彻底打破了。他的文章句子一般都加长了，有时为了达意之便，甚至把句子加长到二十字左右，这在骈文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看《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往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番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

此段文字中最长一句竟长达二十一字。照常理，几个分句本该对仗，但为达意之便，没有顾及这种约束，因此，陆贽骈文主要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安排字句的。根本不同于传统骈文那种呆板僵死的骈四俪六。

第二，篇幅的扩大

魏晋六朝以至初盛唐，骈文大都是短制，很少长篇。只有庾信的《哀江南赋》、徐陵的《与杨愔书》为例外。而陆贽骈文则很少短制，多为长篇，雄辩滔滔，反复深入地陈述他治国安邦的宏论。其《论缘边守备事宜状》长达五千余言，层层论述，委曲周详，又条分缕析。《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七千余言，论两税之弊，以求蠲革，情理并融，精当不移。《论裴延龄奸蠹书》也不下七千言，议论深刻，说理透辟，不为骈体所囿。很显然，陆贽的这些长篇巨制无论在言事上还是在说理上，都比传统骈文那种幽情小品优越得多。

5. 该骈则骈，该散则散

上面，我们谈到了陆贽在文体上对骈文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改革，由“燕许”的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一变而为运单成复、散行承转、少用典故、加长骈句、加长篇幅，使骈体文的面目大大改变了，那么，他是否完全否定了传统的骈体呢？不是，他不同于柳冕等人的一边倒，全盘复古，而是采取了有扬有弃的科学态度，在一些文章中，他把骈散两种表现手法合理分工，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陆贽识骈散之体要的高明之处。

章太炎在《文学略说》中指出：“骈文散文各有体要，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者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伏，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矣”。

章太炎这一论断，十分警策，对于我们认识陆贽骈文，大有启发。陆贽以前从初唐到中唐的其他骈文作家，虽然在骈文改革中各有不同的成就，但能恰到好处地处理骈散之关系、识骈散之体要、并能落实到文章写作中去的，还没有过，而陆贽在他的骈文创作中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文章，该骈则骈，该散则散，既不着力为骈，也不苦心作散。他虽然用运单成复、散行承转、少用典故、加长骈句、加长篇幅等方式改造骈体，但都是根据实际需要，决不勉强为之，不同文章，不同内容，他表现的方法也有所

不同。具体地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历举数事，大都用骈，议论则骈散相间。请看这段文字：“燕昭筑黄金台，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百代传其恶。盖为人 与为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盖同利 与专利异也。为人上者，当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无私，以一有众。人或不率，于是 用刑。然则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务，而壅利行私，欲人 无贪，不可得也”。（《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这段文字中，历举数事，皆用骈 句，此处用骈，正得其所。因为这里所举的典故头绪纷繁，如一一以散行述之，则不免杂 芜、琐碎。而以骈语出之，则干练整齐，条目分明，又作到了说理事不孤立。我们遍读陆 贽文章之后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在历举数事的情况下，陆贽并不采取运单成复的 方式，也不随便加长骈句。举事之后的议论，陆文则骈散相间而行。回环曲折，委曲周 详，析理精当深刻。陆贽的运单成复和加长骈句的方式常常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是十分 得当的。章太炎先生说得好：“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历举数事”、“头绪纷繁者” “不得不骈”，“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二者并用，乃达神旨。”①“若立意为 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履，可无须尔。”这话是十分精当的。而陆贽的骈文创作正 好符合章太炎先生提出的这一原则。第二，叙述事情，多用散行。请看这段文字：“昔 周以伯冏为太仆，命之曰：‘慎操乃寮，冏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 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拣寮属之明验也。汉朝务求多士，其选不唯公府辟召 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为郎。选任之初，杂居三署，台省有阙，即用补之。是则古 之郎官皆以任举充选，此其明验也。魏晋已后，暨于国初，采择庶官，多由选部，唯高 位重职，乃由宰相考察庶官之有成效者，请而命焉。故晋代山涛为吏部尚书，中外品员 多所启授。宋朝以蔡廓为吏部尚书郎，先使人谓宰相徐羨之曰：‘……‘黄散以下悉委’ 蔡廓犹愤怒，以为失职，遂不之官。是则黄门散骑侍郎皆由吏部选授，不必朝廷列位， 尽合拣在台司，此其明验也。”（《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这段文章叙述自周至 宋一些官职的选授方式，因为要做到详尽确切、符合史实就不便削足适履，用骈体的双 行文字来表达了，只宜用散体的单行文字行之。章太炎先生说过：“言宜单者，不能使 之偶。”“叙事者，止宜用散。”②朱光潜先生也说过：“叙事的文章贵轻快，最忌 板滞，而排偶最易流于板滞③。”这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陆贽在骈文写作中做到了这 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内容上的改革

从思想内容上看：陆贽改革骈体文的成就更为突出。在陆贽之前，骈体文多为吟咏 哀思之作，或摇荡性灵之计，有关国计民生的叙述和议论比较少见。而陆贽骈文所涉 及的生活范围则大大扩大了，由原来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发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 别是政治、经济、军事几方面。开了骈体文经世致用的先河。据统计，在《陆宣公集》 中，有关政治方面的论述有制诰十五篇，奏草二十六篇，中书奏议十六篇，共五十七 篇。有关经济方面的论述有制诰一篇，奏草一篇，中书奏议五篇，共七篇。有关军事方 面的论述有制诰十一篇，奏草六篇，中书奏议三篇，共二十篇。对陆贽骈文这几方面的

内容及思想价值，苏轼曾作过十分精当的概括，他说：“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④

因此，从思想内容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以及其实用价值来说，陆贽骈文在骈文史上是无与伦比的，甚至历史上许多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之著述所不及的。“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浮，贾谊奇而偏，魏征切而俗，莫能匹也。后乎此者，苏轼辩而诡，真德秀详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不鄙，《六经》邈矣，卮言日进，欲以辞立诚，而匡主安民，拨乱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⑤

所以，经过陆贽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两方面深入改革后的新体骈文，是纯粹的经世有用之文。

（三）陆贽骈文的主要艺术特色

由于陆贽在他的奏议一类文体中革除了骈体文的一些积弊，他的新体骈文有三个特点最为人们称道。

第一、通俗明白，“开卷了然”。高步瀛说过：“或曰，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接着他引用刘大櫟的话说：“宣公止敷陈条达明白，足动人主之听。”确实，陆贽骈体奏议并不甚典，而浅显易懂则异于他人。这一点，苏轼说得比刘大櫟确切得多。他在《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一文中指出：“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绎。如贽之论，开卷了然……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听贽言。”我们读过陆贽骈文之后，也确实深有同感。如其《论裴延龄奸蠹书》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语言是这样平易，这样浅显，近于口语，这是其他骈文作家不能比拟的。

第二、剖析事理，深刻透辟。孙松友在《四六丛话》卷十三中说：“自陈隋以迄唐初，词学大兴，揆才差广，则百官抗疏，今体不多。至于辨析天人，极言得失，犹循正鹄，罔饰雕虫。盖奏疏一体，下系民瘼，上关政本，必反复以申其说，切磋以究其端。论冀见从，多浮靡而失实。理惟共晓，拘声律而难明。此沈任所以栖毫，徐庾因之避席也。”指出旧体骈文在议论说理上的弊病。但经陆贽改革后的新体骈文，一扫旧体之积弊，既善于敷陈，又长于议论。条分缕析，说理透辟。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在建中四年写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一文开头的一段：

“臣闻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敛之臣。夫岂皆忘其欲贿之心哉？戒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伤风教而乱邦家耳。是以鸠敛而厚其帑棧之积者，匹夫之富也。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

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同方，生之长之，而不恃其功，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体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费，以言乎体则博大，以言乎术则精微。亦何必挠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怨？以其制事，岂不过哉？”

这篇文章通篇都是这样反复曲畅，委曲周详，明白透彻地阐述了天子近利聚财的严重危害，很有说服力，就连唐德宗那样刚愎自用的君主也居然省悟，采纳了陆贄的意见，罢去琼林大盈二库。曾国藩在《鸣原堂论文》中说：“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及。”如果单从奏议一类文章上说，曾国藩的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第三、有的放矢，切中时弊。陆贄文章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他总是缘事而发，言必中当世之过。因此苏轼在《乞校正陆贄奏议进御札子》一文中称赞陆贄文章“论深切于事情。”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又简洁地概括说：“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正实切事’。”两人确实都抓住了陆贄骈体奏议的主要特点。

建中四年，唐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河北有王武俊、朱滔、田悦等人反叛，河南有李希烈兴兵作乱，又加朱泚拥兵发难，都城长安失守。当时天下大乱，人心涣散，要再安唐室、解除危机，关键在于争取人心。所以陆贄在这年十一月《奉天论当今所切务状》一文中着重指出：“夫理乱之本，系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不久又力劝德宗：“今盗遍天下，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禹汤以罪已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代德宗写下引过罪己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果然见到了效果，当时的将士闻诏书之词，“无不挥涕感激，思奋臣节。”王武俊等反侧之徒也自去王号，上表谢罪。朝廷争得了人心，消除了危机。不仅如此，陆贄的其它文章如《论缘边守备事宜状》、《论关中事宜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等文章，无一不中当世之过。

二、陆贄骈文在骈文史上的地位

骈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它萌芽于先秦、起于汉魏、盛于六朝，至隋唐余风尚炽。唐宋以后，以至明清之世，写作者仍不乏其人。尤其是在公牍一类实用文字上尤其如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骈文本身经历了几次演变，如果从汉魏算起，到陆贄截止，那么，骈体文正好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有克服、亦有保留，是骈体文在高一级程度上的发展。

骈文萌芽的先秦时期，孔子、荀子等人文章中的骈词俪句为的是实用，即为便于记诵，是功利主义文章学思想的表现。到了西汉，文章骈的成分增加了，如贾谊之文便多骈散相间。汉代大赋，骈的成分更多。但两汉文章毕竟以散行为主体。到了魏晋时期，骈文逐渐向成熟的方向发展，慢慢从实用转向对形式、技巧的追求，出现了唯美主义的倾向。这是曹魏时代文的自觉的表现。这个时期文章的特点是骈散相间，作者有意对偶、排比，但文章仍是散行文章之疏宕起伏的气势，并不见多少拘泥、堆垛，也无滞涩

不畅之弊。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求自试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都是如此。但是到了西晋末至南朝，特别是梁陈时期，骈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在形式上完全成熟，而且出现了不顾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美的现象。讲究对偶、辞采、平仄和使事用典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六朝至隋唐，此种文风相沿不绝。当时朝野的有识之士先后起来抵制，一些骈文家如“四杰”与“燕许”诸人，在古文家激烈反对这种不良文体文风、大力开展古文运动的同时，从另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上，自觉地对骈体文进行改革，这样，华而不实的骈体文才逐渐向自然、清新、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到陆贽骈文完成了这种转变。

所以，陆贽改革骈体文的真正功绩在于：他继承前人的改革成果，最终把骈文从单纯形式技巧的追求、忽视文章思想内容的唯美主义轨道上，拉回到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轨道上来；从内容上看，他使骈文由六朝唐初那种表现个人情趣和往来赠答的幽情小品变为阐发经国济世宏论的长篇巨制。从形式上看，陆贽骈文骈散结合，各得其所，似乎又复归于汉魏骈文初起时期的面目。事实上，陆贽改革骈体也确实吸收了汉代文章家的一些长处（主要是取法贾谊），有以复古为革新的一面，甚至与唐代前期骈文家如“燕许”也有一定联系（陆贽承继“燕许”以散入骈的传统），但陆贽的新体骈文决不仅仅是复归汉魏骈文初起时期的样子，也远不止“燕许”骈文之体式，而是在更高级上的发展、进步。陆贽骈文运单成复、单行承转，既不同于汉魏初起骈文那样简单的骈散结合，也非“燕许”初步散化所及。其力求朗畅、少用典故、加长骈句、加长篇幅的方式和效果也远非汉魏及唐初各家可比。尤其是他识骈散之体要，该骈则骈、该散则散、使二者各得其所的实际创作更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这是陆贽改革骈体文最突出的成就。

一般说来，文体的由散到骈，是文学上的前进和发展，决不是倒退。骈文给散文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表现手法，虽然它后来走到了极端，产生了弊病，但决不能因瑕废玉、全盘否定，而应当吸收其合理的东西以丰富文章的写作艺术。但是与陆贽同时的其他改革者却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点，从单纯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出发，对骈文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违背文学发展的自身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倒退。陆贽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单纯实用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盛行的形势下，他能合理地对骈体文进行改革，对骈散两种方法各取所长、去其所短，使之各得其所，而不一边倒，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讲，这是陆贽骈文最有意义的地方。他最终把骈体文从单纯形式主义的轨道上拉回到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轨道上来，但又不使骈文成为单纯功利主义的东西。他的新体骈文，既包含经国济世的思想内容，又具有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为后世许多文章家所师法，这就足见其骈文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

①②章太炎《文学略说》（《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③《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65页，④《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1012页。⑤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83页